



失

SHIZONG

张震◎著

足

那天

一切如常

然而那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光明日报出版社

SHIZONG

张震◎著

失踪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踪 /张震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12-2167-4

I. ①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3428号

失 踪

著 者: 张 震

出版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瞿昌林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20 1/16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167-4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当生活被一股诡秘的力量导向异端
当猝不及防的遭遇、谜团、恐惧接踵而至
你将如何突围？

1

推开房门的一刻，姜安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时间是早上七点。

姜安走进屋，靠着玄关高大的雕花柜子，一边慢慢脱鞋一边揣摩自己的异样感从何而来。第一只脚脱去皮鞋时，他终于想出了原因。他快步走进餐厅，看见电视机关着，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每天这个时间，林芳竹和彤彤都会在会餐厅吃早餐。早餐常换常新，但肯定会有牛奶和煎鸡蛋，也会有新闻或健康类的电视节目。餐厅墙上的液晶屏幕几乎日日和主人同时醒来，为这栋 900 平方米的豪宅增添清晨的第一缕活力。但今天什么也没有。

姜安用比以往快三倍的速度上楼，冲进卧室——不但没有人，甚至不像有人睡过，床单平整得像地板一样，贵妃椅上连个褶都看不见。他冲进彤彤的房间，其实这是多余的，他知道自己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彤彤和妈妈一起睡，但他还是冲了进去——效果和卧室一模一样。

也许只是个简单的例外吧，姜安想，如果瞒着自己去了外地的亲戚家，或者早起去登山了，或者像一对普通的平民母女那样出去逛趟早市都有可能造成这种场面。林芳竹是酷爱整洁的人，每次出门前都会把家打理得一尘不染，何必那么紧张呢？

但那些侥幸在他打完林芳竹的手机之后彻底破灭了。

关了。

接下来，姜安检查了每个房间，从储物间到地下室，从书房到客房，从阁楼到卫生间。他神经质地拉开每一扇柜门，除了发现少了些衣服和两个皮箱之外没有任何收获。在阁楼上，他甚至固执地翻开了两个尘封已久的木箱，激起了他一连串响亮的喷嚏。当然，那些地方都找不到人，不管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女儿。

哪儿都没有。



姜安双腿软塌塌的，有些站不稳。

他的嘴角和腮帮都耷拉着，像一个失意的摊神。

这显然是蓄谋已久的出走，从过程到结果都无懈可击，看不出哪怕只有线头那么大小儿的仓促。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林芳竹留下的绝不只是一座冰冷的空楼，还有她毅然决然的蔑视、掷地有声的嘲讽和旷日持久的折磨。

那天姜安在家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在一楼的客厅中央声嘶力竭地高喊：“林芳竹！你到底要干什么……”

他喊了很久。

巨大的空间烘托着一个渺小的男人，青筋暴流，光着一只脚。

出门时，姜安的嗓子完全哑了。

2

除了死亡之外，这一定是最酣畅的睡眠。

他伸了个十足的懒腰，原想要睁开的眼睛被射在脸上的阳光阻止，他立刻涌起一股深深的自责——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竟然都忘了拉上窗帘。虽然住在这种地方拉不拉窗帘没什么实际意义，但他仍然对自己几年来坚持的那个习惯倍感欣慰。他愿意做个一丝不苟的人，并由衷地庆幸自己拥有那个品质，正是那品质决定了他的成功，进而能够享受他所喜欢的一切，就比如舒舒服服地待在这块静谧之地，无拘无束地离群而居——和最爱的人在一起。他扭过头，望向墙上的挂钟，赫然发现已经上午十点了……他竟然比平时晚醒了整整三个小时！他突然慌了，还没等坐起身就连同被子一起滚下了床，站起来时又因为踩到了睡袍差点儿跌倒。他扶住床沿，刚喊了声“小飞……”，就听见楼下传来了敲门声。

他跑下楼，一边奔向房门，一边对缩在藤椅里啃饼干的谭飞说：“别着急，爸爸这就给你做饭。”然后刚跑到门边又返身回来，从儿子手里拽下饼干盒，放在了一旁的花架上。

握住门柄时，他已经调整好了情绪，门板带起的风扑到他脸上，使他的笑容生动而饱满。接着，他终于高声说出了那句已经憋了很久的话：“你总算是来……”

“来”字刚说了一半他就停下了，门外并不是他期待的人，而是个穿西装的陌生男子。

男子的长相颇有些滑稽，大脑袋、大嘴、大肚子，像一条站起来的鲑鱼。但

他的领带系得很好，既优雅又得体。男子手里拎着公文包，身后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你找谁？”

“请问，您是谭默一先生吗？”男子问他。

谭默一立刻警觉起来，审视着对方，微微点了一下头，“你是……”

“我是您妻子聘请的律师。”

“我妻子？”

“郑雅女士。”

谭默一无奈地叹了口气，“你要是说我‘前妻’，我立刻会知道是谁。”

“对不起，我叫高剧东。”男人像变魔术一样递上一张名片，“明宜信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您前妻上周联系到我，委托我和您商量一下您孩子的问题。”

“孩子？”谭默一皱起眉头，“小飞的抚养权三年前就解决了，有什么争议吗？”

“没有争议，别担心。但郑雅女士最近有个打算，对你们的儿子来说也许是事关终生的……说来话长，要是您方便的话，我们不如进去慢慢聊。”男人朝屋里使了个眼色，眼神令谭默一觉得他不像律师，倒像一个小偷。果然，谭默一刚侧过身男人就像条泥鳅一样钻进了屋。谭默一关上门，抓了把散乱的头发，紧紧睡袍的带子，心中升起股不祥的预感：要真是小偷倒好办了，这家伙是带着大麻烦来的。

3

可能是因为客厅太大而藤椅摆在了背光的角落里，或者谭飞缩成一团的身体很不显眼，总之，当高剧东已经走到中央，环视整个客厅时才突然发现了它。

高剧东吓了一跳，扭头问：“他就是谭飞？”

“对。”谭默一说，他看见儿子又在吃那盒饼干，刚想去拿开，高剧东已经抢先一步走了过去。他抚摸着谭飞的脑袋，轻轻地说：“多可爱的孩子！”然后就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攻击——谭飞突然从藤椅上跳下来，身体准确地命中了高剧东凸起的肚子。高剧东诧异地后退几步，大脑袋无辜地晃了晃，想要说点儿什么的时候，谭飞已经快步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谭默一尴尬地说：“我不知道郑雅有没有跟你说过……”

“说过，说过。”高剧东转过身，点点头，用眼神表示理解。

“郑雅委托你来……”

“哦，先不说那个。”高剧东轻咳了两声，喘了几口气之后转换了情绪，面带笑容地问谭默一，“有个问题，纯属我的私人爱好，可以先聊聊吗？”

“你说。”

高剧东双眼陡然明亮起来，他快步走到谭默一面前，加重了语气说：“您知道吗？我是《厄贝徒斯》的忠实读者！第一部是朋友向我推荐的，后来每部新书出版，我都是第一批走进书店的人。您可真是一位……怎么说呢……据我所知的最了不起的作家。您把故事讲得那么生动，同时还能引起人的思考，实在是，真的……”高剧东攥着拳头酝酿说辞，长长的嘴唇欲张欲合。

谭默一低下头，淡淡地微笑。每当听到类似的话他都会这样，外人可能以为那是个模式化的表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真正羞涩的人。

高剧东接着说：“所以几天以前，当我知道我马上就能见到写《厄贝徒斯》的蓦然，之后几天我都没怎么睡好觉。呃……要是方便的话，您能透露个秘密吗？”

“什么？”

“报上说第五部是《厄贝徒斯》的最后一部，是真的吗？”

谭默一点点头。

“怎么还没出版呢？很多读者，比如我，已经着急得不行了！想想前几部的出版速度，半年一本，最多都没超过一年。现在已经有一年半了吧？您是没写完还是……”

“《厄贝徒斯》是个复杂的故事。”谭默一说，“人物很多，线索交错，平淡地结束难免让人失望，太追求故事性又会影响深度，过分强调深度的话完整性又会受影响。很难平衡，所以至今没写完。”

“前四部都是在这儿写的？”高剧东问。

“第一部不是。”

“其他三部都是？”

“对。”

“这么说……厄雍用诡计掌握了厄贝徒斯人的秘密、厄十磐带领全族人迁移、婧云和程慕阳的爱情、程慕阳发现那个机关……都是在这房子里诞生的？”

“是的。”谭默一说，他不知道律师是为了什么目的提前做了功课还是真对那本书钟爱有加，总之对情节熟悉到这种程度足以令任何创作者为之感动。

“真的？”高剧东像是要跳起来，“我可以参观一下您的书房吗？”

谭默一面露难色，“那儿有些乱，我刚刚起床，被子还……”他看见高剧东的面庞因为激动而发红，大嘴呼哧呼哧喘着气，表情像是要哭出来。

“好吧。”他说。

4

孟惟纲这几天正严重地便秘。

每当情绪焦虑的时候孟惟纲就会便秘。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他讲了一些大脑皮层和肠子构造之类的东西，听得他浑身不舒服。医生告诉他，紧张和焦虑不但能造成便秘，还可能引起腹泻。于是孟惟纲问，在焦虑无法排除的情况下，有没有能让便秘变成腹泻的办法，他愿意改变。医生说没有。医生给他开了药，可吃了几次也不见效。现在已经是第四天了，孟惟纲想，有朝一日当他拉出来的时候，那堆东西肯定比鬣狗屎还过分。

现在孟惟纲正端坐在尊豪大厦十八楼他宽敞的办公室里，面前是一壶秘书刚端来的上好春茶，斜开的窗户向屋里送来怡人的微风，但这些都不能使孟惟纲好受一点点。和他端坐的姿态相比，他的心情就像狼藉的塌方。

一朵狼影业公司的总裁、金牌导演和御用编剧都坐在孟惟纲对面，如果不是茶几拦着，他们很可能咬他。

孟惟纲亲自给大家倒上茶，又把水续上，刚要开口，一朵狼的总裁说话了，声音仿佛从阴冷的山洞传来。

“没有余地了吗？”总裁问。

“怎么说呢？”

“实说。”

“恐怕……”

“别说恐怕。”

“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我不想知道你做了什么。”

“可蓦然还是坚持。”

“他为什么坚持？”

“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些原因。”

“那根本不能被称为原因。”

“在他看来那就是原因。”

“他懂电影吗？”总裁问。

孟惟纲没回答这个问题，他紧皱着眉，喝了口茶。

“我在问你，他懂电影吗？”



“我不知道。”孟惟纲说。

“你应该让蓦然知道，他根本就不懂电影，他应该做的就是，把他的东西卖给懂电影的人！”

“我就是这么说的。可他说懂电影的人肯定不在一朵狼，那地方一个懂电影的也没有，所以第四部绝不再跟你们合作。”

“优先权——我们的优先改编权！四年前我们签下《厄贝徒斯》第一部的时候，就把后面几部也握在手里了。”总裁的手用力握了一下。

“他知道，但他说要收回去。”孟惟纲说。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但确实是在期限之内。”

“我们付了钱！”

“他说退回去。”

“可不是那么简单！”

“他……照章赔偿。”

总裁喝了口茶，把茶杯拍在桌上。

“他到底为了什么？”

“就是我昨天说的原因。”孟惟纲小声说。

总裁站起身，孟惟纲下意识地躲了一下。总裁在办公室里踱了几圈，在孟惟纲身边坐下，把手放在他肩上。

“老孟，我们首先是朋友，对不对？”

“那当然。”孟惟纲真诚地看着总裁。

“这些年一朵狼从没有亏待过你。”

“是不是……要我也退回去？”

“不。”总裁叹了口气，“我们永远都是朋友，所以无论如何你得帮我们过了这关。现在对我们公司来说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全年的宝都押在了《厄贝徒斯》第四部上。我们取消了原定的两部影片，目的就是要确保为它集中最优秀的资源，可你却在这时候告诉我，他不卖了……”

“能让我也说两句吗？”孟惟纲打断总裁，“我不是没提醒你们。第一部上映之后我就郑重转达过他的意思，他对改编很不满意，他的原话是‘他们不是在拍电影，全是鼓弄画面的蠢笨工匠’，对吧？第二部稍好了点，第三部又变成老样子。老实说，我看完都不满意，故事根本没交代清楚，逻辑混乱，画面还可以……”

“还可以？”

“画面……很漂亮。”

“你知道我们在特技上砸了多少钱吗？”

“一定不少。”

“所有人都说特技很过瘾。”

“可这恰恰是被蓦然嗤之以鼻的地方。他觉得你们根本不是在拍他的故事，只是借着他的名字靠卖特技骗钱。”

“好的电影就是要造梦！”

“他说你们是真的在做梦，一点逻辑也没有。”

“看看票房……”

“所以他说骗钱。”

“看看观众的反响！”

“那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要的是他享誉人间清清楚楚的故事、他原创构思的精髓、他的人性深度，可他说什么也看不到。”

“这回就让他看到，好吧？我保证这回一定能看到。吴导和高编都在这儿，我们现在就按蓦然的意思敲定剧本方案，写在协议里……”

“真的很难。”孟惟纲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总裁，“我了解他，他下了决心就很难回头。”

“你老实说，”总裁攥住孟惟纲的手，“你联系其他公司了吗？”

“还没有。”

手攥得更紧了，“你只干一件事。”

“什么？”

“拖几天。”

“干吗？”

“我们抓紧写剧本，然后你拿去。如果剧本被蓦然通过，我们就附在协议里，最后如果有一场戏对不上，哪怕只是过场戏，我们都将支付巨额赔偿给他。”

孟惟纲想了一会儿，问他，“你们需要几天？”

“一周……两周……最多三周。”

孟惟纲深深叹了口气，“他可能会问。”

“别瞒我，他从来不问。你是他在世界上最信任的人，把东西交给你，他就当不存在了。”

“这次不一样。”

“你肯定有办法。”总裁哀求地看着孟惟纲。

“好吧，我试试看。但你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剧本改得……”

“我知道！”

“听我一句。”孟惟纲说，“别吝惜对白，让人物说点儿对白不是什么傻事，那只是把故事讲清楚的必要手段。对不起……”他看着导演和编剧，“不是我班门弄斧，这是蓦然的话。”

出门的时候，导演问孟惟纲：“有没有机会把蓦然约出来一起聊聊？”

“肯定没有。”孟惟纲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我垄断他。他性格很古怪，讨厌见人，除了我什么人都不见。”

“要是他嫌麻烦，我们去他家……”编剧还没说完，孟惟纲脸色就变了，“你相信吗？要是我泄露了他住的地方，跟你们谈话的人的就不是我了。”

孟惟纲把一朵狼的贵宾送进电梯，看着他们越来越窄，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

其实谭默一上周就把终止与一朵狼合作的决定告诉了孟惟纲。孟惟纲之所以昨天才转达，是因为实在为难。就像一朵狼的总裁说的，这几年孟惟纲没少从他们公司那里拿好处。前些天他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在蓦然面前帮一朵狼争取一下，但昨天他放弃了那个想法。蓦然的态度少有地坚决，他必须先遵照指示下了逐客令再说。这正是孟惟纲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做法。他总是格外小心地经营着和谭默一的关系，不敢有丝毫疏忽。

孟惟纲和谭默一的合作早在《厄贝徒斯》之前就开始了。那时谭默一已经以“蓦然”之名出版了几本小说，内容不错，但反响一般。孟惟纲慧眼识珠看中了他。当时孟惟纲的公司刚刚起步，“蓦然”也远没如今这么神秘。孟惟纲找到他，买下他新书的专有出版权，谋划推出，一战成名。此后的蓦然声势日隆，很快就为孟惟纲带来了超值回报：他的美宅、香车、声望和尊严……而孟惟纲带给默然的除了滚滚财源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谭默一是这个张扬年代中孤独的异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昔日的同事和住在隔壁的邻居都不知道那个中等身材、寡言少语的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蓦然。以前签约的出版社会偶尔为他安排接受采访的机会，一概被他拒绝。后来孟惟纲找到他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被打扰。”孟惟纲欣然领悟。之后的每次合作，孟惟纲都只炒新书，绝不找默然的噱头。其实孟惟纲的盘算非常高明，作者越神秘读者就越着迷，他也就越少有被人替代的危险，那是真正的一举两得。

几年来他们配合默契，依赖感在彼此的需要中与日俱增，尤其在《厄贝徒斯》出版之后。那本书让孟惟纲赚得盆盈钵满，而谭默一也好像终于过够了人间生活。《厄贝徒斯》第一部出版的四个月後，他把家搬到了距离明宜七十公里、仙畔湖旁边的那栋房子里，他为那房子取名“蓦然轩”，从此彻底避世离俗，把一切生杀予夺都交给孟惟纲操办。

孟惟纲一时风光无二，其实他并不容易。

谭默一有时候不是随和的人。有时候，谭默一是个蛮横的人。尤其是当家变成了“蓦然轩”之后，他更加古怪和孤僻，有时孟惟纲的一个没有预约的造访或者时间不适宜的电话都令他十分不快。他跟孟惟纲发过几次脾气，很不留面子，像训斥打了碗的孩子，换了别人一定很难忍受，但是孟惟纲从不计较。他理解一个作家的艰辛，尤其是编像《厄贝徒斯》那样的故事，当那个极不寻常的大脑运转起来，一个毛刺儿都会令它不安。于是孟惟纲总是在谭默一发脾气的时候默不作声，又在谭默一给他道歉时若无其事，终于换来了谭默一对他更多的信任……年复一年，尘世中的蓦然越来越炫目，也越来越模糊。外人当然只知有蓦然而不知孟惟纲，但圈子里的人却只见孟惟纲而从未见蓦然——他就像一个关于鬼魂的传说，你日日聆听他的神奇，却从未迎来他的光顾。

每天早上醒来，孟惟纲都圆睁双眼，俯视他鹤立已久的这片乐园，观察异动，警惕枪声。他知道圈子中有太多虔诚的心祈祷他赶紧死去，好让自己变成响亮的“蓦然之声”，他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还好，他发现大家都有自知之明，守着自己的窝辛苦求生，从不敢显露丝毫窥觑。

其实老关是个例外。

离尊豪大厦三条街——在另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关若梁用火柴点燃了一根雪茄。

关若梁盯上孟惟纲嘴里那块肥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一直都没什么适当的机会方便他出手。现在不同了，时机已经来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刻的老关已经披挂整齐，准备为抢班夺权开始舍生忘死地拼杀。

孟惟纲浑然不觉。

5

“老板，您说吧，除了宰我爸，让我干什么都行。”杜锋说。

“你爸还好吗？”

“他去世了。”

“那还宰个屁！”关若梁哈哈大笑，雪茄在手中一抖一抖。

关若梁的办公室门窗紧闭，有些闷，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春天里很不合时宜，但他必须这么做，这样才能让他的声音充满质感，让谈话非同寻常，让杜锋肝胆相向。

杜锋坐在关若梁宽大的红木班台对面，用赴死的眼神等待老板向他委以重任。

“看看这个。”关若梁把几页纸甩给杜锋。杜锋接起来，小声念叨上面的内容。

“蓦然，原名谭默一，作家，曾出版大量长篇小说，包括《荡灵》、《三次街》、《立春之下》、《末梢》、《行刑后的一天》……最著名的是《厄贝徒斯》系列……哦……”杜锋抬起头，“写《厄贝徒斯》蓦然？”

“对。”关若梁放下雪茄，身体前倾，凝视着杜锋，目光如零点后的夜空般深邃，“那些资料你拿回去慢慢看。现在你听好了，你这次的任务就是……找到蓦然。”

“去哪儿找？”他立刻得到了答复。关若梁把雪茄扔在他身上，杜峰跳起来，烟灰洒了一身，险些烫着他。

“怎么这么蠢？要知道去哪儿我干吗还找你？”

杜锋捡起雪茄，毕恭毕敬地放回去。关若梁告诉他：“这个蓦然非常神秘，所有人都找不到他，除了他的代理人孟惟纲。”

“恒艺公司的老孟？”

“对。”

“他不是您朋友吗？”

“狗屁！一口锅里吃饭怎么会有真正的朋友？”

“所以他肯定不会带您去找蓦然吧？”

“带我去找蓦然？”关若梁嘴里像放了个篮球，“除非他得了老年痴呆……还得领错了道！”

班台两侧响起笑声。

杜锋问关若梁：“您想多长时间找到他？”

“当然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什么方法都能用吗？”

“找人总不用杀人吧？而且以后我还得和老孟在一个圈子里混，所以不能让他有察觉，剩下的，跟踪、查电话、找他的老朋友、威逼利诱……怎么干都行！钱我已经打给你了，资料上有线索，今天就动手。”

“怎么没照片？”

“没找着，我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有……这个家伙太神秘了，简直是怪物。出名之前没人关注他，出名之后他从不参加任何活动，不搞签售和记者会，和同行没来往，一朵狼的每次首映礼都想请他，总碰一鼻子灰。据说他讨厌见人，现在地球上唯一能见着他的人，恐怕就只有孟惟纲了。他把所有事都交给老孟办，

现在那家伙正和一朵狼谈《厄贝徒斯》的第四部呢，幸运的混蛋！我怀疑蓦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杜锋又看了会手中的资料，抬起头，说：“放心吧，我肯定能找着他！”

杜锋站起身，把雪茄给老板递上去，点着，火苗在四个眼球里闪着坚定的光。

其实关若梁并不是杜锋真正的老板。几年前，关若梁有一次在歌厅玩的时候和几个流氓发生了口角，杜锋拔刀相助，从此关若梁总是关照他，给他些好处，让他办点见不得光的正事，这次又是这样。

关若梁在好莱坞做制片的朋友前几天给他打了电话，想买走《厄贝徒斯》的翻拍权，这消息让他的肾上腺再没有真正休息过。必须亲自找到蓦然，他想，这些年孟惟纲鼠凭社贵，嚣张得可以，最好以此为契机将他取而代之！这么想着的时候关若梁都觉得无比激动。杜锋离开办公室后，他好长时间都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吸着雪茄，不住地幻想着蓦然的模样……渐渐地，那个形象在他眼前越来越清晰，最后当他终于看见了一张鲜明的面孔时，才惊觉那是他在太清宫看过的韩湘子。

他哑然失笑。

大部分时间，人们都被假象包围着。就在关若梁在他的办公室里把蓦然幻想成吸风饮露的神仙的时候，七十公里之外，神仙正在因为最不堪的红尘俗事而大动肝火。

6

高剧东面色严峻，谭默一挥着胳膊。

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书房出来后就一直在谈。

“绝对不行！”谭默又一次打断律师，“简直是无理取闹，她隔着一千公里给你打电话就为了这么个蠢主意？”

“我觉得您前妻的提议很有道理。”高剧东耐心地说，“您不可能永远跟儿子在一起吧？不出意外的话，您应该在他之前去世，那时候他怎么办？”

“我会提前找好照顾他的人，给那个人一大笔钱，我早就这么想过。”

“您怎么能保证那个人拿了钱就一定会履行责任呢？”

“那我就把他送到最好的养老院去，提前交够一百年的费用，或者我自己开家养老院，用我儿子的名字命名。”

“对，不能否认有钱好办事，您也很有钱，但那都是被动的方式。我们为什



么不能积极一点呢？”

“什么……之家？”

“绽放之家。”高剧东郑重地说，“绽放之家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地点离您前妻现在的住所很近。那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一个五岁的男孩入院之前病情非常严重，抗拒除了他妈妈之外任何接近他的人，但他只在绽放之家待了两个月……”

“你究竟了解多少？”谭默一打断高剧东。

“什么？”

“你对自闭症有多少了解？”

“接到您前妻的电话之后我查了很多资料。”

谭默一苦笑了一声，“那些资料我六年前就看过了无数遍，而且我还有和一个自闭症患者相处九年的经历。你知道十个得自闭症的孩子里，有几个经过治疗能正常上学吗？”

“……”

“一个……你知道所有自闭症患者中，有多少根本无法走进学校，连单独辅导都不起作用吗？”

“……”

“将近一半儿，而小飞在那一半儿里也算是严重的。所以……”谭默一的身体前倾，认真地对高剧东说，“请你转告他妈妈，她的建议帮不上儿子，与其让小飞日复一日地在那种地方接受枯燥的提示强化训练，还不如让他和爸爸在一起无忧无虑地生活，他爸爸比康复中心的训导员强得多。”

“不叫训导员，叫老师就行。另外，你怎么敢说你一定比他们强？”

“当然。”谭默一提高了声音，“对自闭症的孩子来说感情投入是最重要的，关爱胜过任何治疗，谁的关爱能超过爸爸？”

“这观点有点极端……”

“不是极端，是现实！”谭默一有些激动，面含不快的看着高剧东，“如果老天硬要那么安排一个人，让他一语不发，只能从发呆和儿童回力车里得到乐趣，你又何必自不量力地去改变那些？也许他一生都不说一句话，到了六十岁还在玩回力车，或者三年以后突然脑袋开窍，随口说出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最高机密，被国防部请去当了高参，但这都不是哪个人能决定的。谁也别愚蠢地以为把他送到哪儿去待几天他就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是变相的逃避。那种地方治不好小飞的病，也不能给他真正的关爱，只有我能做到，我是他唯一的爸爸。”

“繁忙的爸爸，每天要写那么多小说……”

“可我从没因此忽略过儿子。”

“至少我看到的不是这样。”高剧东看看表，“现在已经十点半了吧？我猜您儿子到现在还没吃早饭。不算我耽误的半个小时，一个九岁的孩子到了上午十点还在挨饿，啃毫无营养价值的饼干……”

“今天是例外，平时不是这样的！”

“好吧，就算这样，可你酗酒的习惯……”

“我……什么？”

“酗酒，这还用我说吗？”高剧东指指楼上，“我刚从你书房出来，满屋酒味，床边有两个空酒瓶，高脚杯里一口不剩，棋子散了一棋盘，被子在地上，到处一团糟，这些生活习惯……”

“这就是你去我书房的目的？”谭默一站起身。

“我只是偶然发现了。”高剧东说。

“出去。”

“什么？”

“出去！”谭默一近乎咆哮。

高剧东慌忙站起身，拿起茶几上的包，说：“能把手机号告诉我吗？这地方太远了。”

“我没手机。”

“座机也行，别说没有，我在书房看见了。”

“去你客户那儿要吧。”

“她的号码是三年前的。你前妻一走，你就换了电话，请把新号码告诉我。”

谭默一坚决摇头。

高剧东无奈叹了口气，说：“我必须提醒你，婚姻法规定：父母离婚之后，孩子应该跟对他成长有利的一方一起生活。”

“谁是有利一方？”谭默一问。

“现在看显然是他妈妈。”

“他妈妈？他妈妈三年都没露过一面，现在突然睡醒了，发现了绽放之家，找了个律师来，就是有利一方了？”

“我还会再来的。”高剧东说。

“永远都别来，而且请你转告他妈妈……”谭默一走到高剧东面前，“孩子现在很好，家也很好，不需要绽放的家，让她收回异想天开的主意吧。”

“你可以自己跟她说，写着她电话的纸条被我放在你书房的桌上了。”

“我会扔了的。”

“有一句话，我必须得说。”走了两步之后，高剧东站下，说，“虽然您是我的